

加拿大法裔少数民族心理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以魁北克分离主义为视角

王建波

(内江师范学院 政史系, 四川 内江 641110)

【摘要】加拿大法裔少数民族心理是在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中期加拿大的历史演进、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形成的,它具有被异族征服的屈辱和对其统治的敌对、文化生存的焦虑、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自卑和弱势的敏感等特征。20世纪60年代得到矫正过正的自我修复,进入90年代,法裔民族心态渐趋平和,但是少数心理仍十分敏感,弱势心理定势没有得到克服。这种心理成为魁北克分离主义至今不息的心理基础。

【关键词】加拿大;法裔;少数民族心理;魁北克;分离主义

【中图分类号】D7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3-0051-05

民族心理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中逐渐形成的;一旦形成,民族心理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并反过来对其社会生活和政治行动起着长期的支撑或隐性的驱动作用。少数民族心理状态往往事关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族(nation)凝聚,如果一个少数民族有着积极参与和开放交流的心态,这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无疑起着不自觉的维护作用;如果历史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在一个少数民族心理留下敌对和卑弱敏感的心理阴影并且得不到有效克服,那就极易产生与所属国家情感疏离甚至政治分离的倾向。加拿大法裔民族的情况当属后者。

本文拟通过对加拿大法裔少数民族心理形成和变异过程的梳理,试图反映其少数民族心理与加拿大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互动关系,并揭示法裔少数民族心理对魁北克分离主义的相关影响。如此对魁北克分离主义中的法裔少数民族心理因素的探讨,不仅会扩大透视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的视野,而且对于认识和破解其他少数民族的分离心结应该也有一定的比较和借鉴意义。

一 法裔民族心理的形成

法裔少数民族心理的形成,始于18世纪的英法七年战争,经过加拿大的社会文化格局变换和经济转型,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时间。

在法裔少数民族心理形成之前,法裔民族曾有着大国移民拓荒时代特有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族群,其民族心理最早形成于加拿大历史的新法兰西时期。从1608年法国殖民者建立魁北克居住点到英法七年战争,是加拿大历史的新法兰西时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营,到18世纪早

期,法国在北美殖民地——圣劳伦斯河谷及其西部边区——的居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他们不再是法国男人和女人,而是有着自己文化特色和民族性格的“加拿大人”(Canadien)。根据加拿大文化史专家彼得·摩克(Peter Moogk)的研究,拓荒时代的“加拿大人”形成了独立自强、喜欢体面、自尊心强、骄傲和高贵者的大度心理。^{[1][43]}

作为最早到加拿大开疆拓土的欧洲殖民者,“加拿大人”相比原住印第安人的落后和封闭文化,自然有一种优越感。而且路易十四时代孕育的奢侈华贵的宫廷文化也传到新法兰西,以至于在新法兰西社会后期,生活在魁北克城——新法兰西的首府——就像生活在巴黎一样。^{[2][61]}母国的强盛和繁荣折射到加拿大人的心理中,产生了十足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我们拥有最强大的祖国,拥有最繁荣的文化,我们过着最骄人的生活。直到今天,在加拿大还有这样的谚语——“像‘加拿大人’一样骄傲”。^{[1][44]}这种优越的文化心理在面对印第安人的文化时,能够表现出屈尊俯就的宽容。早期很多法国毛皮商人在常年与印第安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容忍和接受他们的习俗,以至于娶印第安人妇女为妻。但是当功成身退,最后往往还是选择母国颐养天年。

法国与英国之间的七年战争是“加拿大人”的命运和心理的转折点。七年战争在欧洲爆发后,1759年9月13日,英军与法军在北美的亚伯拉罕平原(Abraham Plain)展开决战,结果法军战败。根据1763年英法两国签订《巴黎和约》,法国在北美的新法兰西割让给英国,“加拿大人”从此成了大英帝国的子民。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加拿大人”的归属,

收稿日期:2012-04-20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现代化进程中的加拿大魁北克问题研究”(12SA035)。

作者简介:王建波(1967-),男,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国际魁北克研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加拿大史和魁北克问题研究。

而且留给了“加拿大人”惨痛的集体记忆,造成其民族心理的重创。首先是民族自豪感遭到毁灭性打击,令“加拿大人”自豪的“太阳王”帝国的军队竟然被英军给打败了,令他们何等沮丧!其次,战争使他们陷入深深的苦难。亚伯拉罕平原战役之后,法军统帅为了继续无望的战斗,强迫从13岁的少年到80岁的老翁出来当兵,烧掉不情愿者的房子。战争结束时,有6000至7000“加拿大人”被夺去生命,城乡遭到严重破坏。战争带来的灾难使“加拿大人”备受折磨,心里充满悲哀和痛苦。

被征服的屈辱和战争带来的痛苦促使法裔居民萌生了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尽管“加拿大人”在18世纪初已经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文化,但是真正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还是在亚伯拉罕战役之后。亚伯拉罕战役对“加拿大人”的刺激很大,屈辱、危机感和共同的命运加强了“加拿大人”的群体意识和认同。而且,《巴黎和约》签订之后“加拿大人”必须独自面对未来的异族统治。于是,“加拿大人”群体中普遍产生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意识。至19世纪三十年代(1837),法裔居民500多人在下加拿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魁北克)举行了反抗英裔殖民统治的起义,结果失败。起义的失败在法裔加拿大人的心里再次落下深深的挫败感。

英帝国殖民当局动用2000多人的军队镇压了1837年法裔民族起义后,决定调整对其统治策略,转以文化同化政策为主。法裔民族随由人口和社会强势开始沦为人口的文化少数。实际上,自从新法兰西成为英帝国的殖民地之后,英语人口就越来越多地移入;美国独立战争后,效忠派大批涌入。因为英裔也称“加拿大人”,所以法裔民族为了区分于前者,改称“法语加拿大人”(French Canadians),或简称“法裔”(Francophone)。法语加拿大人在全加拿大被强制同化,在新布伦斯克、马尼托巴、安大略和西北,法语的权利都受到限制;即使在联邦层面,政府和议会也公开漠视法语的权利。与此同时,法裔集中聚居的下加拿大因为工业化进程缓慢不足以承载增长的人口以至于大量人口移民美国。强势英语文化的同化和锐减的人口使得法裔的文化生存成了问题:法语少数文化的生存,一个“弱小民族”(格鲁克斯语)在强大的英语北美环境压力下的生存。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法裔加拿大人从人口数量上成为加拿大的少数民族,“生存”成为法裔民族的主题。

继文化和人口的少数之后,法裔民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大幅下滑。虽然加拿大的工业化发展比美

国要晚,但是从1850年加拿大工业化进入快速启动的轨道,1850到1870年是19世纪加拿大制造业发展的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3]57}加拿大工业化腾飞时代也是法裔加拿大人迅速贫困化的时代,法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在工业化过程中大大落后了,甚至成为英裔资本主导的工业化的牺牲品。大商业和企业几乎全部为英裔所有和经营,法裔多为蓝领工人,而且在求职和升迁时备受英裔老板和管理者的歧视。法裔加拿大人俨然加拿大的二等公民,这种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自然造成了法裔加拿大人的自卑心理,确切而言,是“对英裔既恨又低人一等的复杂心理”。^{[4]169}

至此,经过加拿大激烈的政治变革和动荡、社会文化格局变换和经济转型,法裔少数民族心理最终沉淀成形。它的主要特征为,被异族征服的屈辱和对其统治的敌对、文化生存的焦虑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卑弱。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拿大法裔少数民族心理开始形成的同时,其分离意识几乎同步萌生了。如果说魁北克分离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和指涉,一个是分离主义政治运动,一个是法裔民族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后来加拿大联邦当局的离心情绪,那么后者“自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伊始甚至从1759年亚伯拉罕平原战役打响之后就存在了”。^{[5]7}

二 法裔少数民族心理的极端变化

法裔少数民族心理自形成到20世纪90年代,在外部政治和经济作用下经历了极端化的演变:先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一个多世纪的向后补偿倾向,然后是60至90年代过度张扬、急于求成的态势。

法裔少数民族心理的向后补偿顾问与1837-38年的起义有关。1837年法裔加拿大人的起义失败,不仅使法裔再次尝受挫败的痛苦,而且武力反抗的名声被污损。对于法裔少数民族来说,面临着现实的“危机”却又无法改变。于是,“生存”的本能需要诱使他们向后看,向内看,试图以过去的荣耀冲消今天的卑微,以精神的追求抵御物质的诱惑,以此重建生存的精神支柱。此后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法裔民族的心理呈现当下失落、向后补偿的心理特征。

天主教会是这种民族心态的引导者。天主教会教导法裔信徒,不要抗拒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为了生存,法裔民族要信守自己的文化价值,包括天主教信仰、法语和大陆民法、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等传统制度。谈到天主教会法裔民族心态的引

导和民族生存话语的构建,不能不提到天主教神学家、加拿大第一位法裔职业历史学家格鲁克斯(Abbé Lionel Groulx, 1878–1967)。他生活在魁北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对法裔贫困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自卑心理深有感触。因此他讴歌新法兰西时期的英雄时代和英雄人物,试图编织法裔光荣的集体记忆,重建法裔民族生存的自尊和信心。

作为加拿大法裔“民族主义教父”,格鲁克斯将天主教信仰与民族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对法裔加拿大人历史的解读中,天主教信仰和教士在法裔民族的生存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法裔民族的“生存”出路,格鲁克斯曾提出:如果可能就在联邦之内,如果不可能就脱离联邦。^[6]受其启发和鼓动,魁北克于1957年1月成立第一个分离主义组织——劳伦坦联盟(Alliance laurentienne),一个天主教保守主义独立组织,鼓吹在魁北克建立一个天主教法团主义国家。

20世纪上半奉行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魁北克世俗政权——执政长达近20年的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 1936—1939, 1944—1960)比较典型地暴露出向后补偿心态。到30年代,虽然魁北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已经昭示魁北克的经济不再农本,但党魁和省长杜普莱西斯(Maurice Duplessis)响应教会对于工业化的批判,也极力鼓吹“农业是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我们必须维持和保护我们的农业根基。”^[7]于是,三十年代之后魁北克经济出现了向农业退潮的趋势,有人讥讽魁北克的做法为“用头走路”。^[8]^[172]就是在杜普莱西斯执政时期(1948),魁北克在加拿大各省中第一个降下议会大厦上的英国国旗,升起了自己的省旗——蓝色旗上一个白色十字,其四角各饰一朵白色百合花,象征着古代查理曼帝国皇帝和军队。魁北克省旗的设计,表露出法裔民族向后寻求精神依托的心理;它的升起,标志着魁北克在分离主义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进入20世纪激进变革的60年代,法裔少数民族迎来了“心灵解冻的春天”,过去一个多世纪的伤痛和卑弱得到急性修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魁北克经济的发展和就业。1939–1950年,魁北克经济经历了最快速的增长,相当于过去近40年的增长率;在全加拿大也是增长较快的。^[9]^[266]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有助于唤醒和提升法裔民族的自信,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层——法裔新中产阶级形成了。他们很多在国外受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

高等教育,有着比较现代和进步的思想。以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现代思想,很自信能够理解和驾驭魁北克的社会经济发展,“新中产阶级遇到了他们的英雄,也就是他们自己。”^[10]^[214]法裔民族心理开始充满自信和乐观,他们不再满足于过去的“生存”,而是确定了“追赶”的奋斗目标。在新中产阶级的推动下,魁北克发生了被称为“平静革命”(1960–66)的改革。改革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成效显著,影响深远,因此被一位著名的法裔民族主义学者称为“魁北克之春”——法裔民族心理的漫长冬天已经成为过去。^[11]^[73]

在加拿大法裔民族心理得到急性修复的过程中,出现了自信过度、急于求成和好高骛远的倾向。法裔民族急于将过去近两个世纪与英裔特别是安大略之间的差距通过改革运动一举消弭;似乎相信,只要有勇气和激情,没有干不成的事。于是,在财力有限、准备不足和缺乏经验的情势下,启动了计划宏伟、步伐过大的“平静革命”改革。结果,庞大的财政支出需求与现实财政力量反差过大,改革之大刀阔斧超出了民众的承受力。最后,陷入僵局的改革在选民的反对声中终止。此时加拿大联邦政权仍为英裔主导或者至少响应英裔多数的压力,所以尽管法裔加拿大民族自信心恢复,但是被异族征服和统治的心理创伤仍隐隐作痛。于是,法裔加拿大人挺起腰杆之后,颇有对英裔加拿大联邦政权进行声讨和反击的心理。平静革命失败后,以莱维斯科(Rene Levesque)为代表的法裔新中产阶级激进派将平静革命改革的失败主要归因于魁北克的权力和资源不足,认为要想将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必须从联邦得到政治主权,宣称“任何经济解放必须来自政治主权,六十年代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2]^[87]莱维斯科随于1968年组建了魁北克人党,标志着魁北克政治分离主义由此兴起。

恢复自信的法裔少数民族不再讳言自己的弱势,而是强调和突出自己的特殊性,并强化本民族的认同,进而提出分离诉求。主要聚居在魁北克的法裔少数民族强调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摒弃“法语加拿大人”这个身份,自称魁北克人(the Quebecois),意为魁北克的法语原住民,将外省被英语文化同化的法裔加拿大人排除在外。并以魁北克领土为界限、按照民族国家概念重塑自己的认同,“在魁北克这个地方,生存着一群独特的人群,他们就是魁北克人(Québécois)。他们曾经有过光荣的历史……他们独特的历史塑造了他们自己的认同……”^[13]^[14]基于魁北克作为法裔民族在北美大

陆的唯一园地,法裔魁北克人提出特殊地位的诉求,60年代初,“平静革命”党——魁北克自由党就声言“魁北克是一个与其他省不一样的省”和“做自己房子的主人”。60年代末出世的魁北克人党不但声言“克服危险唯一的办法是,比较成功地为我们自己创造出一个适合的地方;还必须建立一个社会,保存我们的形象……”^{[13][15]},而且付诸实际行动。

莱维斯克1968年组建的魁北克人党,1976年得以上台执政,并分别于1980年和1995年策动了两次旨在分离的魁北克全民公决,最后一次险些获得半数的支持率(49.4%)。这一切表明,恢复自信的法裔民族在积极进取的同时,迫不及待地要摆脱英裔主导的加拿大联邦统治。

由此可见,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法裔少数民族无论是保守地维护本民族的文化“生存”,还是激进地改革以“追赶”先进的英语文化实体,其民族心理都对魁北克分离主义起着不同程度的助推作用,或者被动地抵制和拒斥,或者主动冲击和挑战。

三 渐趋平和的少数民族心理

到20世纪90年代,“魁北克人”再次遭遇全民公决失败,迫使其摆脱加拿大联邦统治的急躁心理有所冷静。更为重要的是,经过魁北克人党的两届执政(1976—1981,1981—1985),魁北克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魁北克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响应的变化,他们显得比过去开放和包容;但是其少数敏感心理依然存在,弱势的心理定势依然挥之不去,并且顽强地支撑着对“大政府”的期望和依赖。

加速魁北克的现代化,实现魁北克法裔人口的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保障法语文化的安全,是“魁北克人”从60年代推动改革的目标。到90年代,这些目标基本上成功实现了:“魁北克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到了颠覆性的改善,成为魁北克社会的主人;文化走弱的趋势不但得到遏制,而且呈现法语文化繁荣态势。这些变化不仅有效地缓释了法裔民族的文化生存焦虑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自卑,而且缓和了法裔与英裔两个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敌对关系,甚至导致了“魁北克人”心态的根本转变——“胜利者的大度和对英裔越来越开放的意识”。^{[14][31]}

随着法语文化安全得到了保障,“魁北克人”开始允许甚至鼓励子女学习英语,适应加拿大国家的官方双语环境,以促进交流和发展。为发展魁北克在高科技,代表“魁北克人”利益的魁北克政府以对英裔和加拿大联邦当局更加开放的心态推出一些

战略举措。与加拿大联邦政府合作建立了科学技术研发计划,成立了一些新的研发机构,引进高级科技人才包括英语人才。通过税务优惠在关键的科技领域吸引外资。魁北克政府曾经因为70年代的语言政策,使得省内大批英裔资本和管理及技术人员迁离魁北克。然而到90年代,魁北克的经济重镇——蒙特利尔吸引了很多英裔高科技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

但是,法裔民族毕竟是加拿大国家乃至北美大陆的少数民族,其少数敏感性依然在“魁北克人”的民族心理中占据一隅,并且时有比较强烈的表现。比如,2010年9月,北美冰球联盟之“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Montreal Canadiens)因为增加了英裔队员,引起“魁北克人”的强烈反应。魁北克人党党魁玛罗斯(Pauline Marois)说,该队是“魁北克人”引以自豪的标志,缺乏魁北克法裔标志只能有利于加拿大联邦主义事业,虽然她否认这是加拿大联邦当局的蓄意阴谋,但是呼吁予以“纠正”。^[15]

而且,法裔民族的弱势心理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沉淀显然已成定势,影响着他们的治理理念和政治选择。加拿大法裔居民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从属地位、语言文化弱势和社会地位低下,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魁北克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期望一个奉行干涉主义的强权国家能够反映和保护他们的利益。^{[16][124]}

20世纪90年代,魁北克出现的财政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盛行,使魁北克各界人士都发出改革的呼声。但是,“魁北克人”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家作用依然具有依赖性,长久以来形成的弱势群体心理定势依然影响着“魁北克人”的思维。2003年11月民调显示,74%的居民反对“缩减公共服务”。^{[16][125]}直到2005年1月,克罗普(CROP)调查结果仍然显示,仍有60%的被调查者反对“弱化国家角色”,希望政府在魁北克社会中扮演“大政府”的角色。^[17]

这样,“魁北克人”对旧有的国家干预模式依依不舍的心理导致他们再度将政治支持转向信奉“强国家”理念和承诺分离追求的魁北克人党。魁北克人党既将魁北克的经济社会治理作为首要目标,又重申保护魁北克的语言文化、加强魁北克经济自主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宣称“我们将完成前辈追求了40年的目标——将魁北克建成一个主权国家”,^[18]力图使选民相信,只有魁北克人党政府才能为他们构筑强有力保护。结果,在2008年12月的大选中,魁北克人党恢复了2007年失去的议会

反对党地位,赢得35.15%的支持率。此后其支持率稳步上升,2009年4月曾高达50%。^[19]

四 结语

加拿大的法裔魁北克问题个案表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也有反作用。法裔少数民族心理因为七年战争、工业化带动的经济转型和加拿大人口和文化格局的变换而形成,并

随着此后加拿大政治经济的变迁而变异。法裔少数民族心理一旦形成,尽管发生变异,但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的社会意识,反作用于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其中对魁北克分离主义的相关影响特别值得探讨。无论试图理解还是破解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难题,都不能不认识到其心理状况的作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Peter Moogk.La Nouvelle France:the Making of French Canada--a Cultural History [M].Michigan: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0.
- [2]姜芑主编.加拿大文明[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1.
- [3]付成双.加拿大工业化初探[J].历史教学,2009,10.
- [4]Christopher Beattie.Minority Men in a Majority Setting[M].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 Limited,1975.
- [5]Jane Jacobs,The Question of Separatism:Quebec and the Struggle over Sovereignty[M].New York:Random House Inc,1980.
- [6]Richard Jones.French Canadian nationalism[EB/OL].[2011-03-22].
<http://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om/index.cfm?PgNm=TCE&Params=A1ARTA0003061>.
- [7]Richard Jones.Duplessis and the Union Nationale Administration[M].Ottawa: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83.
- [8]Michael D.Behiels.Prelude To Quebec's Quiet Revolution[M].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5.
- [9]Marcel Rioux and Yves Martin eds.French-Canadian Society(Volume I)[M].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64.
- [10]Jeffrey Simpson.Spoils of Power[M].Toronto:JCS Publications Inc.1988.
- [11]Marcel Rioux.Quebec in Question[M].Toronto:James Lorimer & Company Publishers,1978.
- [12]Rene Levesque.My Quebec[M].Toronto:Methuen Publications,1979.
- [13]Rene Levesque.An Option for Quebec[M].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68.
- [14]Joseph Elliot Magnet.Official languages of Canada[M].Cowansville:Les Éditions Yvon Blais Inc,1995.
- [15]Graeme Hamilton.PQ leader weighs in on shortage of francophone Montreal Canadiens[N].National Post,Sept.15,2010.
<http://www.nationalpost.com/news/leader+weighs+shortage+francophone+Habs/3530330/story.html>.
- [16]约瑟夫·法卡勒,吕克·贝尔尼著,马京鹏摘译.行政改革、社会结构与集体表象[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6.
- [17]Jason Kirby.Martin Patriquin and Colin Campbell. Quebec in Deep Economic Trouble[EB/OL].[2007-03-19].
<http://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om/index.cfm?PgNm=TCE&Params=M1ARTM0013039>.
- [18]Quebec opposition parties push sovereignty issue[EB/OL].[2010-05-02].
<http://www.cbc.ca/news/quebecvotes2008/story/2008/10/27/mtl-politics1027.html>.
- [19]The 40th Quebec general election[EB/OL].[2011-04-18].http://en.wikipedia.org/wiki/40th_Quebec_general_election.

Formation of Canadian Francophone National Minority's Psychology In Different Phas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Quebec Separatism

WANG Jian-bo

(Politic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Neijiang Normal College, Neijiang, Sichuan 641110)

Abstract: From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anadian Francophone National Minority's Psychology took shape, with the evolution of Canadian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I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humiliation from alien subjugation, hostile to its rule, anxiety of cultural survival, inferiority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ensitivity of weakness, etc. The psychology have self-repaired in 1960s, time to the 1990s, it is gradually peace, but a small number of psychological still very sensitive and the weakness of mental set does not get to overcome. Today, this psychology still became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Quebec separatism.

Key words: Canada; Francophone; National Minority's Psychology; Quebec; Separatism (责任编辑:李 进)